家語 地

孔聖家語卷之四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爲君子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孝百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後之發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爲本君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太子天下之本也本搖則國隨之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生財有大道在爲之者疾置本不固置立也無務豐末豐培使大也本先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所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自

薄矣外交何爲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言不出記中故不務多說也又說苑曰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安無務求一作脩遠是故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聽蹇諤言故昌盛桀紂以唯唯而亡夏桀殷紂其臣順意惟唯惟故亡其國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均無諫爭之人欲自少其過失者未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己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

之惡（國不至於危亡家不至於悖逆）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父子兄弟俱無過失朋友亦無棄絕矣）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

皇皇光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和也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夏蓋自知其哀之已盡也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

之琴使之絃切切急迫而不和也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閔子自知其哀之未忘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句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爲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名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卦之序損次得益益次得夬夬者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

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虛）故能成其滿（易咸象辭受人之益）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天下之善何以能久）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也）夏桀昆吾（昆吾國名助桀為虐）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誅昆吾）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豐彖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式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乎後雖欲悔之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疑作揵舉也渠焉切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

暴怒殪（殪仆也　於計切）○而不避既已也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荊公子（介子推也）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曰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荊乎（言不及於失也　又說苑介子推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兩二十五人之智云云況荊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

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敏辨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雖矜莊亦宜有和同時也）無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說苑無此四字者丘不爲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爲啓或曰榮益啓也）行乎郕之野鹿裘素琴瑟而歌（新序作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

人爲貴吾既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得宜爲待）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爲得）愼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

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導與道同）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子夏好與勝己之人相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香氣與芝蘭居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鮑魚鱧魚也久○部巧切）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知其臭氣亦與鮑魚俱化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齊大夫名嬰）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本謂根也）三年湛（投物水中曰湛○直禁切）之以漉酳（澄酒曰漉以酒漱口曰酳○漉盧谷切酳羊進切）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審也）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

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百足蟲胡田切○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逸放從役○足失也從用切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

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令教令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致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寵寵充實也一作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

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曠隔也植根也庭自謂不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者而自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草衣也提持也贄所執以為禮也精精宜爲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也易曰貞固以幹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効也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大首曰羵）

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隳呼圍切）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幣及於孔子）孔子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燕（燕息也○伊甸切）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

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爲所守之神猶勾龍氏列山氏爲社稷之神之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加封五鎭以東鎭爲東安公之類山川之祀爲諸侯言所守之號有差也皆屬於王加封五嶽以東嶽爲齊天王之類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爲漆說苑作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翟一作瞿今曰大人周之初與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按後第二十四篇孔子答季子五帝之問曰五行佐成上帝以大皡之屬配之而亦從帝號之論參看其義蓋明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

日帝也正與此互相發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数之極也昔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而以寅爲物開戌爲物閉與佛氏增劫減劫之論相似其論亦以人之長短爲言所以與聖人之以理言數異者盖彼專以氣之消長言數故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至陳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方集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楛侯古切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愼氏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南北百種使各以其方賄産財也來貢

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故銘其栝（箭羽之間）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

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

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服服天子之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

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櫝一作）如之（如孔子言）

郯（徒監切東海國）子朝魯（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魯人問曰（魯人叔孫昭子也）

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能脩大昊法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郯子言少昊氏我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

官之故昔黄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按左史黄帝少典子軒轅氏代神農氏王天下以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黄雲氏炎帝以火炎帝姓姜氏代共工氏王天下以有火德故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共工以水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大昊後自謂水德故以水紀官春官為東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中水太昊以龍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故為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日太昊伏制義牛又云伏羲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黄龍又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潜龍氏造甲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流泉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名也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

鳥名鳳鳥氏歷正也歷曆同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
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
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故
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至○青鳥氏司啓
者也青鳥鶬鴳也鴳鷃同一作鷃立春鳴立夏止故
司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雞而小
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
司閉○已上四鳥氏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
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雎鳩氏
司馬也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兵行列
○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布穀也飼子均平故為司空
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鷹鷙善搏擊故為
司寇主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春來
冬去終歲不息故為司事主營事○已上五鳩氏鳩
民者也鳩聚也言聚民而治之也○五雉氏為五工
正東方曰鶅雉西方曰鷷雉南方曰翟雉洛南曰翬
雉北方曰鵗雉鶅雉摶埴之工也鷷雉攻水之工也
翟雉攻金之工也翬雉設色之工也鵗雉攻皮之工
也○五雉者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
扈氏為九農正春扈鳻鶞趣民耕者也夏扈竊玄趣

民芸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盖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竊淺也以鳥之色言○行扈唶唶為民晝驅鳥者也宵扈嘖嘖為民夜驅獸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者也○唶嘖鷃以鳥之聲言扈正也九扈老正民使無淫放者也○扈千木切雉丈几切扈侯古切

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日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日句芒該為金正日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日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句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日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則不能故也其不能紀遠以德不能致遠當故也孔子聞之時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郯季文子嘆日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

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邾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歲首二君相朝）而皆不度（不合禮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朝聘為嘉事不體不得其正也）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定公先亡如子貢言）又邾子出奔（哀公七年魯伐邾執隱公八年歸之後吳又討之奔齊如子貢之言）孔子

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

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蟄蟄螽也）今火猶西流司歷（歷曆也）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定公會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天子）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王官帥方伯以見天子尊天子也伯合諸侯伯方伯也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時吳為方伯而召會諸侯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爲伯矣謂待晉以諸侯伯長之禮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吳以魯君見晉君則從諸侯之制而非伯長之禮矣何利之有焉謂自取也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吳人信鬼故托祭祀恐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何景伯名世有職焉助祭之職自襄以來魯襄公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會祭則祝宗太祝宗人將曰吳實然謂告神以為吳所囚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
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鉏商名采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按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采薪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獜也麟瑞物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主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
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左傳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錫虞人也使
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麕麞也規倫切○孔子往觀
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麟者聖人之端夫子傷焉盖自感也公羊傳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死之徵故云爾孔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来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也受策竹書載古聖王之多政美曰文武者盖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舉言文武存則舉其政而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其文武既沒則其政滅矣

天道敏生（物之速無動植言）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記於地也）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之蒲葦為是譬之敏生則果蠃亦通埤雅果蠃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名蒲盧○果古火切蠃郎果切）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教（教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為政以禮為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故也）

思尊親不可以不知人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尊賢皆天理也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兄弟也兄弟有序朋友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智仁勇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生知者知也或學而知之學知者仁也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勇也及其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言皆知者之事而知之者智也或安而行之安行者知也或利而行之利行者仁也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勇也其成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勇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

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一作重）庶民也来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来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屬足任使令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既稟稍事也謂食多寡稱其事也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躓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

于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一作體定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魂非二也充於四肢百骸為氣而所以動作則魂也有魄魄精氣之寓於形者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相交而生氣者神之盛也合氣與魂為神魄者鬼之盛也合氣與魄為鬼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與神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弊與斃同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也制為中法也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顯然稱為鬼神使民尊而事之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

秋祭祀以別親踈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
也衆人服服從自此聽且速焉聽之又速也教以二端二端
既立報以二禮二端謂氣與魄也二禮報氣與魄也建設朝音招事謂初薦腥
時事也燔燎羶鄉謂取膟膋雜以蕭蒿焚之使羶薌上騰也膟音律膋音聊腸間脂也薌音
香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則以黍稷為薦羞肺肝羞進也謂進其
肺肝心首之饌加以鬱鬯鬱香草鬯王曰樽也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
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
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吾之所謂古祖也吾所自為始稱也尊祖親稱
所以為反古復始也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
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

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欲猶得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盡心祀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此小宛之辭也假此詩以喻文王明發自夜至啓明時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樂其必來已至必哀哀其終往○以祭之明日二十一字在此句下意尤順詁釋祭也○釋與繹同孝子之情也文王爲能得之矣

孔聖家語卷之四

孔聖家語卷之五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民名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駁使馬也）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佚與逸同）定公色不悅謂左右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驂馬在外服馬在中曳謂曳足而行不往重也易曰其于馬也為曳○音武結切）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

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造父周穆王時人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轡馬韁也銜馬勒也體馬體也言馬正當車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集其馬步驟馳騁中規中矩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攫搏取也本作人言說苑作觸是也）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說遂以告孔子孔子對

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

孔子在衛昧旦早也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也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旣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而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

顏回問於孔子曰成人之行若何子曰達于情性之理通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覩游氣之原若此可

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武仲爲季氏廢適立庶為孟氏所譖出奔于齊）好言兵計而挫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武仲與邾戰而敗績國人頌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計一作討）夫文仲身雖殁而言不朽惡有未賢（立不朽之言故以為賢）孔子曰身殁立言所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下謂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也）置六關（六關關名魯本無關）

（文仲置之以税行者）妾織蒲（傳曰織蒲蒲席也言文仲爲國世家在於貪利）三不仁設虛器（蔡天子之守龜非文仲所宜居故曰虛器）縱逆祀（夏父弗忌爲宗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文仲縱而不禁也）祀海鳥（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上文仲以爲神令國人祀之）三不智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難作亂）一是智之難也（武仲奔齊齊莊公與之田武仲知其將有難辭而不受也）夫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不順不恕謂欲以廢適立庶施於季氏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博愛於人則近於仁也）度近智（量度其事而後行則近於智也）爲己不重（無私我也）爲人不輕（厚待物也）君子也夫回曰敢問其次子曰弗學而行弗思而得（質美而未學也）

小子勉之勉謂學也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爲辯不惟不能愛也狡訐懷詐以爲智不惟不能度也幸人之有過不惟不重爲己也恥人之學而羞人之不能不惟不能厚於待人也小人也

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焉

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術術猶行也莫之爲也何居爲聞道者盍日思也夫

顏回問於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於爲義之上上與尚同相疾也退而相愛急令爲義是以相疾而其情實相親小

人於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樂並爲亂是以相愛而情實不相親顔回問朋友之際交也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不忠告也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夫仲孫何忌問於顔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

叔孫武叔見未仕仕疑作侍於顔回回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顔回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

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顔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女何好樂（魚教切）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舍轡策然後可控制也）操弓不反檠（檠與[illegible]同所以正弓也弓不反檠然後可折折屈曲也○檠渠京切）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成其問學之志）毁仁（仁一作人）惡士必近於刑（謗毁仁者憎惡士人必主於刑也）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括筈羽所以揚之鏃箭刃礪所以利之○刃振切）時其入之不亦深乎（此學之益也）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女以車贈女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強教也達道遠也）不勞無功不忠無親（忠我盡心于人親人盡心于我）不信無復（近義之信言乃可復）不恭失禮（禮以敬為主）慎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敢問親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事而無犯若何孔子曰女所問也在五者中矣親交取親其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也長爲善士（士宜作事）而無犯其禮也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說（康子當爲桓子）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言居位不久也）而屈節數矣（屈節謂數見季孫也）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言聘我使在官其爲治豈復有大于此者也）魯人聞之曰

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蟪蛄蟬屬蛸蟟也去山十里猶聞其聲以其鳴之不已也言政事須慎聽之然後行之也聽字疑闕誤大抵使聞而改之之意

孔子兄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爲聾言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不暇學也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說往過子賤問如孔篾對曰自來

仕無所已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共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指子賤也）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明魯之多賢見子賤之能取友以成此德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雪拭之也）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宗廟以爲上盛（在器曰盛○時征切）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

未聞以賁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
雪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子貢曰陳靈公宣婬於朝靈公與卿孔寧儀行父共通大夫御叔之妻夏姬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同可謂仁乎孔
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
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
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
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捐委棄也詩云民之多僻無
自立辟此大雅板之辭僻邪也辟法也此特觧孔子引詩之意也其泄冶之謂乎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齊人恐魯國成霸者之道)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乃選美女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衣文繡之衣舞容璣之曲)及文馬四十駟(駟四馬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陳列所貢之物于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游觀觀之(爲周徧道路遊行之名因出觀齊之女樂)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肉大夫(若猶致肉分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則是常禮猶不失)吾猶可以止也(在我未可去者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俎半肉在俎上禮俎也○側呂切)孔子遂行宿於郭屯(地名)

在魯之南師己魯大夫名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陰晦也○於益切可以死敗言婦人之柔暗其言足以使人死敗出走也優哉優哉聊以卒歲言士之不遇聊優優以終歲也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言必考其實也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言一作辭

孔子曰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小人以其所不能不信人故君子長人之才小人抑人而取勝焉

孔蔑問行己之道（問修身行己之道也）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弗知（既知可為而不為不如不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既親於人又不信之不如勿與相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喜之方來不可乘而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患難方來當思而不當憂）孔蔑曰行己乎（行己之道如斯而止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言己有不能當攻治之）備其所不足（己有不足常備至之）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我不能而疑人之能）毋以其所能驕人（毋以己能而驕人之不能）終日言無遺己之憂（言無口過故不至有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行無怨惡故不至於有患也）惟智者能之（惟明哲之人能如此）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夫子往楚國拜昭王之禮命路出於陳蔡行路出於陳蔡之間陳蔡大夫相與謀曰陳蔡二國之臣相共謀議曰孔子聖賢夫子乃聖賢人也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其諷諫皆切中諸侯之失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乃用其徒舉兵遮孔子路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不食者七日外無所通外無間道可通藜羹不充藜羹亦不充足於飢從者皆病隨從之人飢餓而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孔子知弟子有慍色益自慷慨講誦絃歌不少息者也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草不黃之辭率循也言匪虎兕何爲使循曠野而不安也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乎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君子之人何所窮困意者

夫子未仁與乃夫子未能盡於仁乎人之弗吾信也故人不信也意
者夫子未智與又乃夫子未能盡智乎人之弗吾行也故人不使通行
而窮困如此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人能作善則天以福報之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以為不善則天以禍報之
今夫子積德懷義今夫子外積德內懷為義於行之久矣行之於已亦已
久矣奚居之窮也何為窮困若此子曰由未之識也子謂仲由爾未知此
理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汝言仁者之必取信於人乎則伯
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則夷齊仁者也必不當餓死汝以智者為必
用也汝言智者必見用於人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則比干不當為紂所
殺汝以忠者為必報也汝言忠臣必得君之報乎則關龍逢不見

刑則龍逢亦不當爲紂所殺汝以諫者爲必聽也汝言諫臣必得君之聽乎則伍子胥不見殺則子胥不當見殺於吳王矣夫遇不遇者時也時有遇與不遇也賢不肖者才也才有賢不肖者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世之賢才君子不遇時者多何獨丘哉豈獨我不遇哉且芝蘭生於幽林夫芝蘭之草生於深谷林之中不以無人而不芳豈無人往来而不吐其香乎君子修道立德君子將明其道成立其德不爲窮困而改節豈以一時之窮困而遂變其所守乎爲之者人也作爲在人生死者命也死生有命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重耳晉文公爲公子時出奔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越王之有霸心困于會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在下位而無患難之憂則思慮淺而

已矣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處身而務逸樂則其志小庸知其終始乎庸用也汝何用知其終始或者晉文公越王時也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以天下不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夫子何不少自損抑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種曰稼斂曰穡良農能種稼未必能斂以歲有豐凶也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良工能巧不能順意以規矩有定也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君子能修明其道有綱而有紀也不必其能容未必其人之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今乃不修其道而求人之見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

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世不能容乃見君子道大）孔子欣然嘆曰（夫子聞顏回言而樂然嘆曰）有是哉（誠有知此也）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為之主財志意同也）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

故乎女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祭也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治易也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故君子常樂而不憂小人則不然小人反是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故小人常憂而不樂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曾子衣敝衣而耕於魯之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曾子堅辭不肯受乃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我聞受人之與人者常畏怯之）與人者常驕人（有物與人者見其人常驕怠之）縱君有賜不我驕也（雖使魯君有賜而不驕怨于我）吾豈能勿畏乎（我在豈不畏之）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入官謂當官治民之職）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言居官身安得其善譽者難也）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言有善不專爲已有）敎不能勿怠（敎民未能勿倦怠）已過勿發（人已有失無所傷害不發）失言勿倚（倚人有失言勿倚角之也）不善勿遂（已有不善不可

遂也行行事勿留宜行之事不可留滯君子入官具此六者居官能行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怒不常則事多抑枉故訟獄自此而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不聽入諫則忠言無有所塞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輕忽於事則失其禮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時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不能節用則財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自專而不任人則事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入居官又能去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自此以下言民之所以德也大域之中而公治之大域猶宰載也精智而略行之思之極其精行之務其略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在是美惡在察也進是利而除是

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志治民而無抗易之志言不驕也勝之無犯民之言以慎勝民而言不犯善道之也量之無佼民之辭庸入之敏者日佼度量處施之不佼民以辭也○佼苦絞切養之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惜其力而不困戚克愛而不傷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德也德一作得德感也得服也則不止於民從矣君子以臨官自此以下言民之所以自治也所見於邇故明不可蔽察於識也所求於邇故不勞而得也道在邇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所守者約則所施自裕也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而源泉不竭出之有本是以天下積而本不寡積謂事之所聚不寡而應之有餘長短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

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而身安譽至而民咸自治矣自治謂化行則不止民德美是故臨官不治此以下本諸身而言之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爭之至又於亂又甚也小亂則爭爭甚則大亂至矣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行者政之始行為政始言民從行而不從言○行胡孟切說者情之導也說言也言以達其情而已善政行易而民不怨政易從而民說言調說和則民不變言達其情故調和而民從法在身則民象之身爲度而後民則之明在己則民顯之己無私蔽而後民無遁情若乃供己而不節財則財利之生者微矣惟供己欲而不知節生財之道微矣貪以不得則善政必簡矣役志於利而惟恐不得則不暇於循政矣苟以亂之苟苟道也則善言

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式也君為民之法式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臣為民之表倡）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近臣者衆僕之紀也）故儀不正則民失（君儀不正則百姓皆失正）表不端則百姓亂（臣表不直則民不得而治）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言近臣不可不慎狎則臣節不立矣辟與嬖同）是以人君不可不敬乎三倫（三倫儀表紀也）君子修身反道察理言而服（行也）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在焉故夫女子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佚（一作動）於治事君子欲譽則必謹其左右（申言譽至之道）為上者辟如緣木

焉務高而畏下滋甚（滋益也）六馬之乖離必於四達之交衢（多歧故也）萬民之叛道必於君上之失政（則事多歧矣）上者尊嚴而危民者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君有愛惡之心感於民則民應之而位之存亡以之故謂之神）長民者必明此之要故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而能供（供宜為共古恭字也）有本而能圖末脩事而能建業久居而不滯情近而暢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亂者以身本者也（申言身安之道）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故世（世宜作德）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涖民不臨以

高不抗揚也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
能以明王之功功之大者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立大
功而不因民之情則民將畏而不奉上矣篤之以累年之業業之久者也不因
其力則民引而不從引弦也弓強而弸睘開張也立久遠之業而非民力之所堪則
民將弦強而不從其教也○弦胡肱切若責民所不為強民所不能則
民疾疾則僻矣民疾其上則邪僻之心生古者聖王上古聖德之君王者也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所以蔽其明視也紘統充耳所以掩
聰也充實也紘纓從下而上統冠之垂在耳傍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入太明察則人不敢相親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寬和待民而不威也揆之度之使自索之揆度其法以開示之使民

自索求之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當求其善處以赦宥之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當推原其所以犯履以仁道輔助而化之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若死罪而求生之則仁至而善盡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民不從其教矣不從教則不習不習則不可得而使也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虛內則情順萬民而無情故民說而信之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雖服必強之言民雖服而必威強之則非忠信之服也自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者矣內外不相應言不乎也則無以取信於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此乃治民至極之道殆無以加於此者矣居

官之大統矣（居官之大統亦無以加於此者矣）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困誓第二十二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賜也息於問學倦於行道）願息而事君可乎（願少休息出仕於君何如也）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詩商頌那之辭也恪敬也）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又言願休息所學以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之辭也匱竭也類善也）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安得休息其學而願事親哉蓋不學而事親則必不能事親矣）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也刑法也寡適也一曰寡有之賢妻也御正也妻子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亦大雅既醉之辭也言朋友相攝佐者皆有威儀也朋友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耕矣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豳風七月之辭也于往也綯絞索也亟急同乘屋升治屋也言當及時蓋藏以來歲將復始播穀有不暇也耕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孔子曰有焉自望其廣則睪如也廣宜爲壙睪列子作宰高貌壙而高冢也視其高則填如也填塞也言冢高而塞實也察其從則隔如也言其隔異不得復相從也此其所以息也已子貢曰大哉

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大哉乎死也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名鞅）殺竇犫（犫名字鳴犢○犫除留切）鳴犢及舜華（一作慶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孔子去衛入晉事大畧與史記同而劉向說苑載簡子聘孔子而將殺之之語似非無為姑記之以備參考）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犫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違去也或作諱）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

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陬陬河之東北隅也一陬下有鄉字非魯之鄹邑也作槃操以哀之按槃操琴曲名史記作陬操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辟○辟卒也○我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自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翺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說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己與不女欺言人與己事實相通不相欺也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由女志之吾語女雖有國士之力而不能自舉其身非力之少勢不可矣夫內行不修身

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何為無孝名乎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夫子絃琴而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夫子之所歌合禮者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琴罷乃曰）由來吾語汝（由來我與爾言焉）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懾也（懼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猶言以誰氏之子謂子路也雖從我而不能知我也）子路說援戚（戚斧鉞也）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一作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乃得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矣（惡何猶言其何也）夫陳蔡之

聞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匡人有簡子以甲兵阻路）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子路發怒持戟欲與匡人相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知述先王道古人法而見惡於當世之人而知此）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使子路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子路乃操琴而歌夫子於是和之也）曲三終（曲終三成）匡人解甲而罷（匡人遂引兵退）孔子曰不

觀高崖何以知顛隧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人之失身豈不在此三患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言士能戒此三者之失也則亦不失於顛隧亦不失於沒溺亦不失於風波何者而能累其身哉言此以警二三子及子路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爲人下矣而未知爲人下之道敢問之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抇抇與掘同之深則出泉汩湮汩四伏涌出貌湮霑濡澪霈貌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代有功而無專成地道也恢其志而無不容含弘光大地之德也爲人下

者以此也（言當如地道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史作鄭人姑布子卿也）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史記作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儽然（嬾懈貌一曰病敗也）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飯食故纍然不得意也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儽然有不得意之貌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旣斂而椁布席而祭顧望無人故纍然也）子貢以聞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史記作蒲人止孔子）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

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伐樹於宋（孔子與弟子行禮大樹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今（史今下有又字）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劒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史記懼下謂孔子三字）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衛侯（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爲蒲者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故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也史記有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句盖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本輿

公叔同叛者言其易代也公曰善卒不果伐史善下有然字爲他下靈公怠政張本他日靈公又與夫子語見飛鴈過而仰視之色不說猶言不在孔子乃逝行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公乃命殯於西階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

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五帝德第二十三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迺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湯文武周公不可勝觀也而上世黃帝之問將謂先生難言之故乎言禹湯文武已下不可勝觀乃問上世黃帝將謂先生長老難之故問之乎宰我曰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采之辯卒終也采事也終其事之說也闇忽之意闇忽謂久遠不明也非君子之道者總上四句而言則予之問也固矣固陋不得其問孔子曰可也吾略

聞其說黃帝少昊之子史曰少昊之子少典諸侯國號非人名通鑑作有熊國君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生七旬曰弱未當能言而言所以為神靈也哲叡齊莊敦敏誠信又有此八者之德長聰明又長則聰明治五氣理五行之氣設五量五量權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撫萬民度四方商度四方而安撫之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與神農氏相戰於阪泉三戰而後克之三戰方得勝其戰也始垂衣裳乃服上衣下裳作為黼黻白與黑相次曰黼若斧文黑與青相次曰黻若兩己相背也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風后為相力牧為將或曰風后三公力牧相也常先大鴻事未聞今雍州有鴻冢世傳大鴻葬處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嘗草木之味也

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考驗天文度數勞耳目勤心力勞於視聽勤於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說三王用度五帝久遠故用說三王近則有法度女欲一日徧聞遠古之說躁哉予也

宰我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毋或宿故敢問有所當問即問勿更宿也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靜淵而有謀深沈有才謀疏通以智通達有知慮養財財或作材以任地生養則任土地之宜履時以象天順履四時法象天上依鬼神而制

義明鬼神而制之以義治氣性以教衆謂和其氣性以教百姓絜誠以祭祀蠲潔誠心以祭祀神祇以巡四海以寧民巡行四海以安百姓北至幽都南暨交阯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莫不化也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普施利物不私其己聰以知遠聰聽足以知遠明以察微明視足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以順天地尊卑之義知民所急知百姓之所急修身而天下服自修其身而天下威服從之取地之財而節用焉取土地所生之財節儉而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

之（歴曆同行次也作曆以明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已過而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衷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舜時而仕趨視四時務先民流四凶而天下服（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車所及莫不夷說

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曰有虞孝友聞於四方陶漁（陶河濱漁雷澤）事親寬裕而溫良敦

敏而知時（敦厚敏疾也）畏天而愛民（敬畏上天愛養子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詳見舜典）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禹治水天下既平然後百神得其所）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

民莫敢不服孔子曰予大者如天小者如言民說至矣大者如天以下疑應前五帝用說之文今無可考矣予也非其人也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他日宰我以語子貢子貢以復孔子子曰吾欲以言狀取人也則於滅明改之矣吾欲以言辭取人也則於宰我改之矣吾欲以容貌取人也則於子張改之矣宰我聞之懼弗敢見焉



孔聖家語卷之五

孔聖家語卷之六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五帝第二十四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每行主七十二日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不受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讖緯皆爲之名字亦妄矣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法五行終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所生之行轉相承而鄭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無可信也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

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
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
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
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
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屬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
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
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
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
帝從其號屬類也舉太皥以該五帝也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
者殁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曰帝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脩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熈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爲職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稱帝蓋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不識者以祭社為祭地失之遠矣且土與火水俱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毋失尊卑之序矣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也尚何事在木家而尚赤所以問也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仁之著脩其毋無其子也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金之次水也其色黑大事斂用昏大事喪也昏時色黑

戎事乘驪(驪馬色黑)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水之次木宜尚青而尚白避土之尚青也蓋土者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大事歛用日中(日中色白)戎事乘翰(白馬日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之次火色赤)大事歛用日出(日出時其色赤)戎事乘騵(騂馬白腹爲騵騮騮同紫馬也)牲用騂(騂赤色)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之次土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土之次金宜尚白而土王於四季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兼猶配也)食於社而棄爲

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多猶加也

執轡第二十五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馬轡也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子騫曰敢問古之爲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按內史掌王之八柄以詔王治及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則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贊辭也方版也○賞賜亦如之故王以爲左右手

也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法（壹專也）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為有德）而兆民懷之也（懷歸）夫天地之所德兆民之所懷其政美其民而衆稱之今人言五帝三王者其盛無偶威察若存（其威與明察常若存）其故何也其法盛（盛疑作順）其德厚故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上帝俱歆（歆好也羨也）用永厥世而豐其年不能

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脩（飭也）民無脩則迷惑失道如此上帝必以為亂天道也苟亂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諛（諂也）莫知念忠（上下）俱無道故也今人言惡者必比之於桀紂其故何也其法不聽（易曰順以聽也）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莫不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潔也除也）降之禍罰災害竝生用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

道冢宰太宰之職天官卿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是所以成道也司徒之官以成德徒衆也以主民衆地官卿也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是所以成德也宗伯之官以成仁春於時為首春官卿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是所以成仁也司馬之官以成聖五事莫重於馬夏官卿也掌邦治統六師平邦國而日以成聖者聖功於是成也聖通征伐所以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義羣行攻劫曰寇主寇賊法禁秋官卿也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而日成義者義主於斷故也司空之官以成禮主國之空主冬官卿也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而日以成禮者司空事官也禮非事不立故曰所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車有六轡以喻六官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動於近而行於遠以喻治也司會均仁以為納紬軜同驂馬內轡以繫軾前者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之貳以周知四方之治冢宰之副也故不在六轡止當軜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

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取音促長道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六官爲轡已與三公爲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仁義禮智信之法也故亦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冢宰治官以之德則國安司徒成德教故國安以之仁則國和宗伯掌禮禮之用和以之聖則國平司馬掌兵平邦國故國平以之禮則國定司空掌邦土事物有制故國定也以之義則國义司寇掌法禁刑罰當罪故國平此御政之術也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爲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

冢宰（飭謂整攝之也）地利不殖財物不蓄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司勳之職屬之司馬）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脩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以其所謂（謂一作爲）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亦以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

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脩德不盛則飾法與政咸德而不衰咸皆也衰減殺也左傳皆有等衰是也謂法與政皆合於德而後不減殺之也○殺所責切故曰王者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丁孟切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成功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易主天地以生萬物物之受氣各有分數不齊同也而凡

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日從一而生陽數奇也其數至十而終自甲至癸兩其五行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二偶也以從奇奇生辰辰者時也陽生於子自子至亥為十二當月之數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徇故徇三月而生斗魁衡杓也魁斗首四星衡斗第五星杓斗柄也〇杓卑遥切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時春夏秋冬五九四十五五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五音宮商角徵羽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律陰陽各六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太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三九二十七七

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經四方方有七宿餘皆以七為紀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風主八者條明庶清明景涼閶闔不周廣莫也凡蟲從風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鷰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介甲蟲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禽鳥之屬齕下沒切齟嚼者九竅而胎生人獸之屬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淮南取此義曰無角者膏而無前有角者脂而無後膏豕屬而脂羊屬無前後皆謂其銳小者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

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橫曰緯直曰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專生育川時漂蕩）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受陽下伏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形凸谿谷形凹）蚌蛤龜珠與月為盛虛（盛一作盈盈虛謂肉之消長從陰之精也）是故堅土之人剛（強禀之土為堅○禀力質切）弱土之人柔（輕耎之土為弱耎脆也紕招切）墟土之人大（墳衍曰墟）沙土之人細（勃壤之土為沙勃興起貌壤柔土也）息土之人美（埴壚之土為息埴黏也壚黑剛疏也）秏土之人醜（秏與耗同鹹瀉曰秏一曰土之麤疏也）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喘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氣血不理淮南子曰多力而拂戾亦不治）

之意食艸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
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巧不食者不
死而神故曰羽虫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虫三
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
長鱗虫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虫三百有六十
而人爲之長按羽離宮火屬鳳鶉火之禽毛兌宮金屬麟玄枵之獸甲一作介水居陸生坎宮水屬龜玄溟之使鱗震宮木屬龍角亢之精倮中宮土屬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天地之數不過乎此故五方之物其數亦如之至於人者萬物之靈故其身之骨節氣息運動屈信皆與天地之數相准而方圓四肢五藏九竅亦與天地四時五行九解相准則不是長倮虫而已此乾巛古坤字象六斷之形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

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主一作生）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待猶急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言固非治世之急務然亦各言其所能知）

本命解第二十六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所賦謂之命分謂物各賦之也）形於一謂之性（易曰成之者性也謂氣已形而理寓於氣則陰陽剛柔各一其性矣）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精氣為物聚為有象故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游魂

為變散入無形故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易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性由命而始生以死而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睛轉也王日睛入也○煦子句切然後有見七月一作八月而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膝耑也婢忍切然後能行三年顖合顖項門思晉切然後能言十有六精通然後能化化施化也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少陰之數月生齒八歲而齔齔毀齒也二八而化女子七少陽之數月而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陰一陽奇偶相配陰數偶陽數奇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

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羣生閉藏乎陰以以一作而為化育之始陰冬也萬物翕聚於冬所以為發育之始也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之極時謂婚姻之時窮天數承上文極字而言蓋參兩者天地之數三十二十而後合偶者窮天數之極也一說時即下文季秋水泮之義承閉藏於陰而言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也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始殺於此泮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婚禮始殺言猶未止

也至二月農事已起乃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奔者期盡祀月故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及冰未泮散之盛時也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乾知大始男乾道也知可為知不可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不可行者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謂之知所以效匹夫之聽聽宜爲德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坤作成物女坤道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飲無酬酢曰醮禮女子當嫁父母醮而命之無再醮之端統言不改事人也教令不出於閨門禮女不言外也事在共酒食而已易曰無攸遂在中饋無閨外之非儀也閨門限也婦人以自專爲與閫外之事詩云無非無儀酒食是議言不婦人得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所宜也越境而

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行下孟切）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孔子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亂家子者（謂其亂倫）世有刑人子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者（謂其無受命也）婦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順父母者（謂其逆德也）無子者（謂其絶世也）淫僻者（謂其亂族也）嫉妬者（謂其亂家也）惡疾者（此以取而後有疾者言謂其不可共祭）多口舌者（謂其離親）竊盜者（謂其反義）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歸也（一）與共更三年之喪也（二）先貧賤後富貴也（三）凡此聖人順男女之際（順慎通際交際之道）重婚姻之始也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服之制有五等其義四時也記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以順人情四制謂下之恩義節權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記曰恩者仁也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門外之治義掩掩記作斷恩服君之喪不敢私服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記曰義者理也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冠也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墓不脩除服之日記作大祥之日鼓素不漆飾也琴示民有終也凡此以節記曰節者禮也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

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爲母齊衰朞者見無二尊也疏曰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此天子諸侯禮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此卿大夫士禮也身自執事行者面垢而已此庶人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此以權者記曰權制者知也也此百官以下論所以設杖之義蓋爲有爵者扶病而設其爵有等故其用亦異所謂以權制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朞悲號記作哀三年憂哀記作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也此篇於本命無所屬錯簡疑在曲禮子貢問章之列

論禮第二十七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以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言無不可施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子曰敬而不中陟仲反下皆同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口捷也勇而不中禮謂之逆謂悖逆也子曰給奪慈仁似是而非聖人尤惡而特言之子貢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領統理也子曰然然則何如言游問也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禮之行以敬必有愛而無私之心存焉所以主乎敬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下放此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饋奠禮喪祭也

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鄉射鄉飲行於鄉黨）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燕會所以樂賓）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是故以（以用也）之居家（句下同）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三族謂父子兄弟夫婦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記天子教田獵以習五戎蓋田獵者所以簡集士衆教以戰法也間習熟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制器尚象）物得其時（物一作味）樂得其節（樂而不淫）車得其式（車一器而衆工聚焉式法等威皆爲禮也）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黨類也）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施當其可）加於身而措於前（措與錯同）凡衆

之動得其宜也言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治理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倀倀無見貌又失道貌止良切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官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物一作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百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動失其

宜如此則無以祖洽四海祖始也率也洽合也言無以祖率於衆而使之協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禮有九其四者待賓之禮其五者動靜之威儀也大饗有四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也苟知此知謂明其理也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事謂習其儀也之句聖人矣言可以進於聖入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縣樂器之縣於簨簴者與作也○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主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二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下管象舞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疑省文耳下管堂下以管吹象舞曲也象武舞也夏籥以籥吹大夏曲也夏文舞也序興謂夏籥與象舞更迭而作也○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王曰此四也○按疏以饗禮之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而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舞陳其薦俎

以至百官總言饗禮明其所得專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禮爲天理之節知禮
則知仁矣行中規也五旋中矩也六鑾和中采薺采薺路外樂曲名所以爲
鑾和之節○七也○薺才資切客出以雍雍周頌樂曲名○八也徹以振羽禮畢
而徹則歌振羽之曲○九也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於禮焉入門
而金作示情也金聲始終若一故示情觀此主賓獻酬而樂凡二闋爲二節者良是故下
止言升歌下管二禮升歌清廟示德也清廟所以頌文王之德也下管象舞
示事也凡舞所以象事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按疏曰示情者欲其相接示德者欲其相讓示事者欲其相成也夫
禮者理也樂者節也無禮不動動而不亂無節不作作而不流
不能詩於禮謬其猶面牆行禮能不謬乎不能樂於禮素質朴無文於

德薄於禮虛（苟非其人禮不虛行欲其不亂不流其可得乎）子貢作而問曰
然則夔其窮與（窮不通也言夔通於樂而不能通於禮也）子曰古之人與
（蓋許之也）上古之人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謂之偏（謂不能徧有所達也）夫夔達於樂而不達
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典樂之名）古之人也（重言許之）允制度
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三子者既得聞此論
也煥若發矇焉

子張問聖人之所以教孔子曰師乎吾語女聖人明
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子張又問孔子曰師爾以為
必布几筵揖讓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

必行綴朱劣切非執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可履禮也行而可樂樂也聖人力此二者以躬恭也親也己南面是故天下太平萬民順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禮也夫禮之所以興衆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褒衆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之謂隩阼東階也○隩於到切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竝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竝隨則亂於階塗矣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也昔者明王

聖人辨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䟽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孔聖家語卷之六

孔聖家語卷之七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鄉射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射之以禮樂郊特牲無禮字也何以射謂何能容比於禮而又不失樂之節何以聽謂何能節於樂而又不失其容乎皆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正諸成步鵠者其惟賢者乎正鵠所射之的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詩小雅賓之初筵之辭的實也祈求也言發中的以求飲不中者也祈求也求中所以辭爵飲彼則已不飲故曰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其養也不敢當養讓之道也是

故士使之射而弗能則辭以病縣弧之義也男子初生則縣
弧於門明必有射事而未能今辭以疾而未能則猶存縣弧之義也於是退而與門人
習射於矍相矍相地名○矍居縛切相息亮切之圃蓋合也觀者如堵
牆焉言圍繞而觀之者衆也射至於司馬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為司正至
將射則轉正為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延進也誓衆進賢而
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奔軍之將奔一作賁僨同覆敗也亡國之大夫亡國
亡其君之國也與羊茹切為人後者入固有後而又為之後故曰與不得入入乃
乜耦以初在門外未入觀者既衆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不得入也奔軍亡國求為人後不忠不孝之
人惡之大者也其餘皆入蓋去者半記有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
序點公罔姓裘名之語辭序姓點名揚觶而語王日先行射鄉飲酒禮主人揚觶記疏亦

曰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射二說似於射義未協按儀禮司射請射賓子弟納射器後有司馬延射升二人揚觶二儀節其語爵並與此同則孔子所行乃古射禮也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記有處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延射舉忠孝大端揚觶則愈密矣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為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速召也而衆賓從之至於正門之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

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升則省(所景切)矣(介所以輔主也)至於衆賓升而受爵坐祭立飲不酢而降殺之義辨矣(酌賓曰獻答主人曰酢又答賓曰酬介酢而不酬衆賓飲而不酢降殺之等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篇歌一終則主人乃酌以獻工焉)笙入三終主人又獻之(吹笙者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篇一終主人亦酌獻之也)間歌三終(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工歌魚麗笙由庚工歌南有嘉魚笙崇丘工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闋(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工告樂備而遂出(樂正既告賓以樂備而降言遂出者樂正自此不復升堂也)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賓欲去將行旅酬之事乃使一人揚觶立相禮者為司正以主威儀防惰容也)知其能

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賓酬主以下行旅酬也未歌之前又介而省衆賓不酢以明降殺至旅酬則雖滌洗之賤亦以齒序而弟長之無遺矣降說說音脫屨升坐脩舉也爵無算飲酒之節旰不廢朝莫莫切故不廢夕王曰旰晨飲早晴也記註朝以聽政夕以脩令良是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遂猶申也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此未擧俎立而行禮至此乃屨升坐而燕也擧爵雖無算而不廢朝夕之政令禮畢送賓而終申節文之禮則安燕而不亂矣貴賤既明降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索羣神而祀之也〇蜡助駕切）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爲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古者民皆勤苦稼穡言百日者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爲樂之見君子之澤也）張而不弛（解也周禮作爲）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郊問第二十九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上古五帝三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故以配上帝（萬物皆天之所

生而人則祖之所生祖與天皆吾有生之本始安可不知報之反之故郊祀其所出之祖以配上帝天垂象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周人以冬至日長故迎而祭之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天尊而不可主以事有祀必有配而天象莫大乎日月故主日而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爲農祈穀于上帝月令孟春之月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是也魯無仲冬大郊之事至於祈農與天子同故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說者不知推經禮指歸而妄爲之說顛倒神祇變易時日遷改兆位良可痛也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

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封土也兆丘於南謂之圜丘兆之於南郊也然郊之名有三封為圜丘以象天自然故謂之圜丘圜丘人之所造故謂之泰壇於南郊在南也說者謂南郊與圜丘異則是詩易尚書謂圜丘也又不通泰壇之名或乃謂周官圜丘皆虛冐之言不通典制此王排鄭氏之說而以圜丘泰壇一物而兩名也按通考陳氏禮書則以南郊之丘圜而高者為圜丘所以象天之自然祭以自然之丘以致敬也南郊為壇以燔柴為泰壇燔以人為之壇以盡文也而以祭地之方澤瘞埋之泰折往之則燔柴瘞埋必與丘澤為二處而丘與壇非一物也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角如繭栗犢也滌牢中清除之聽也不在滌三月不可為帝牛故稷牛亦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即以稷牛代之其稷牛臨時別取不必三月故云惟具〇滌杜曆切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入鬼謂后稷也牲用騂尚赤

也騂赤色周尚赤按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天陽亦一彖也用犢貴誠也誠一作神神謂完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按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圜丘之地不在泰壇壇乃人為以盡文則非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陶本於壇匏取其圜壇埶土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於郊則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郊大事不敢專先告于祖廟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作灼龜兆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澤宮擇賢宮也王既受命于祖廟而卜已吉又至澤宮使有司誓勑祭禮典章而親聽之受教諫之義也誓命祖教也使有司申勑之受諫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庫門在雉門之外王自澤宮至庫門之內有司

獻王之誓命以申勑與祭之百官所以命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
示民嚴上也皮弁視朝之服報當祭之候未服祭服而聽報亦以朝服臨之郊之日
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掃清路郊特牲作反道
即清路之義言反新土于上也氾似凡泛有三音遍也行者必止清路以新土無復行也特
牲有鄉為田燭四字具燎以照路也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通結喪者不哭以下
言不令而行民化嚴上之教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按周禮王祀天被龍
袞以襲裘以有象天之文故被之道路至泰壇而後脫之乘素車貴其質也按晉書天子五
輅此素車疑木輅也而書圖玉輅太常之制以專其祭祀則此當為玉輅旂十有二旒書作斿
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旂太常也縿用正幅屬十二斿斿旂之末垂者
皆畫交龍三辰之文法天法天象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

柴（積柴奉壇加牲玉燎之以達氣）戴冕璪（按說文璪玉飾也以五采玉為之而貫以五采絲繩記作藻盖言采絲繩也○璪子晧切）則天數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祭祀小禮）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祫祭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祭五帝）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祭天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學詩能言而言不足以盡祭禮之意其義深也）

五刑解第三十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夫（猶常人也）之為姦邪竊盜靡（滅也）法妄行者生

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無禮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也言孝子奉祭祀不敢解即生時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君臣之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鬬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鬬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穽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脩而民猶或未化尚必明其法典

以申固之（申令以固其教）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弑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謀議也）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矣

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

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言其下官不稱職不斥其身也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直指

其在正之也其罪而既而為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夫之罪其在
五刑之域者按詛傳作大譴大訶譴譴也訶怒也聞而譴發罪聞於上譴責發
露之也按詛傳作闇譴訶則是大夫聞上之譴訶而與下文聞命自弛自裁之義同良是則白冠
氂纓氂氂牛尾毛之㳂曲者也盤水加劒明君法乎而己當自刎也造乎闕詛傳
作造請室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掔而加之也按詛
傳加當作笄謂係引而行也其下又有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盭而加之也二十字此蓋闕
中罪一節而誤也弛廢也頸盭師古曰以綫盭其頸而加刀鋸則又甚於執縛係引矣其有大
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引詛
傳作抑捽特其髮抑按之則又甚於頸盭矣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
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

其罪者敎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遽忽也 充用也）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跪拜也 跪去委切）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第三十一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任刑則政廢也）至政無所用刑（政善則刑錯也）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變道之弗從傷義而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顓（顓顓制也）五

刑必即天倫即就也謂合天意也行刑罰則輕無赦行刑罰之官雖輕猶不得作威福也刑侀也侀成也侀與形同言不可變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人命至重惟刑不可更故君子所必慎也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王曰尤過也麗附也有過而罰之必以事相當不由其心也○一說有罪過當誅使罰與事相附麗乃刑當其罪孔子以下明麗事而不由其心也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也有指無簡則不聽也王曰簡誠也有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也○一說當決之罪三訊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無簡

覈之實則不聽決也附從輕赦從重王曰附入之罪以輕為比赦人之罪以重為比○一說不聽者難於出而附以罪則從輕使不失入可出而赦其罪則從重使不失出即前輕無赦之意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比猶例也因其罪之大小各以其例察而成之惟其公也比毗志切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言與衆棄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吏獄官吏正獄官長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叅聽棘木之下外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古九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然後乃以獄之成疑定也○宜戟切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君王尚寬宥罪雖已定猶三宥之不可得輕然後刑之者也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也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遁名改作變言與物名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左道亂也作淫聲淫逸也惑亂人之聲造異服非所常見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設巧異駭躍入心之器○駭奇也柯開切行僞而堅行詐僞而守之堅也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順其非而滑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不聽棘木之下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

於市（粥賣也余六切）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旍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賣成衣服非侈免偽故禁之禁賣熟食所以防侈也）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禮運第三十二

孔子為魯司寇與於蜡既賓（徹俎而享曰賓）事畢乃出遊於

觀之上觀宮門外闕周禮所謂象魏者也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此謂三皇五帝時大道行也與三代之英秀也謂禹湯文武也吾未之逮也逮及見而有記焉聞而知之夫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賢能可選即與之習誠信脩親睦不私其有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所謂大道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鰥同寡孤疾皆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人言力惡其不出於身不以為德惠於人而為之也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為己力則為人大夫世

及以爲常城郭溝池以爲固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而選（言用大道而禮所由出所以爲選也）未有不謹於禮禮之所興與天地並如有不由禮而在位者則以爲殃（記有此謂小康四字）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記有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昏朝聘故聖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幽厲二王者皆傷周道也）吾捨魯何適（魯有聖人之風猶滕諸國也）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言失於禮而亡其義）周公其已衰矣（子孫不能行其禮義故也何孟春日春秋意林謂魯之郊禘非

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伯禽受封傳世二十二至魯惠公始有請郊廟之事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時魯已得郊則惠公奚用請之捜魯史惠隱桓莊閔僖六公相繼而立惠公之四十六年乃周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隱公之元年隱公四年初獻六羽為周桓王之元年至僖公魯頌有稱美郊祀之事僖公元年為周惠王十八年去成王益遠矣要之郊禘之事惠公之得請在平王之末年隱公攝位而改正之桓莊之後僖公復僭用之詩與春秋乃孔子之所刪定良可考也何孟春歷引魯頌君陳春秋以明成王無首壞周公禮樂之事三經之語宜皆不繆也

杞之郊也禹杞夏后本郊鯀周公以鯀非令德故令杞以禹郊禹郊禹與廟制不同此以周公所制言也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禹契所行之事杞宋得守而行之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魯本難同於杞宋夫子於此不正言其失矣也作耶

諸侯祭社稷記上有天子祭天地句宗廟上下皆奉其

典而祝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禱也今使祝嘏辭說徒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按周禮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言君臣皆當知辭說之意義相而行之是謂幽國幽闇於禮醆斝及尸君非禮也夏曰醆殷曰斝非王者之後則尸與君不得用是謂僭君僭侈之君冕弁兵車藏於私家非禮也大夫稱家冕弁祭服按禮曰天子諸侯大夫冕弁服歸設奠復此謂不得賜而藏之也兵車帶說是謂脅君迫於其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大夫家臣不能具官無田不能為祭器今皆不假按周禮大夫不用樂君賜乃有之是為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朞不使也君不使之所以使服色順人情也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臣與君共國不居喪於

家是以君朝爲家也與侯並列於朝是與家臣同朝也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天子子孫有功者封侯餘分以畿内之田邑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餘有功德者亦賜采地大夫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以采地之祿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宗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天子臨諸侯將舍其宗廟必先告其鬼神以將入不以天子而慢人之宗廟禮也不以禮籍入是自壞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謔戲夫禮者君之柄柄亦秉持所以別嫌明微儐同擯鬼神考制度列仁義立政敎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獘刑峻則民無恥則法無常法無常則

禮無別禮無別則士不仕一作事脩職也不民不歸是謂疵國是故夫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所藏於身不必可以假於人也本之天效以降命效天以下教令所謂則天之明命降於社之謂教地所謂因地之利教作發即效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奉祖廟禰近彌親彌遠彌尊行義之道也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下命所謂祭山川者謂其興造雲雨作生萬物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下命使事五祀以其能為人事之節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藏身以此則固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其指天地鬼神下同所存禮之序也翫其所樂民之治也言聖人常法其所存此禮之所以序也常法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安也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政記作正用

之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言在人君先正其身也君者人所明記作則非明則人者也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所事非事人者也夫君者明則人則有過失其師教之責故養人則不足時君失政不能給其養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則君以自治養君以自安事君以自顯是以禮達而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人皆愛惜其死而患其生之無禮也是故用人之智去舍也下同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大夫有去就之義未必常死宗廟者其死宗廟者權變為之也變一作辨言得其正也凡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不待測度自知其必

有此七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欲惡者人之大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有常度得失以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

山澤通氣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五行一陰分王於四時四時布四氣而溫涼寒暑各應其候言十二月而歲成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月陰道不常滿故十五日滿十五日缺也言三十日而月成也五行之動共記作迭相竭也竭盡也水用事盡則木用事五行用事更相盡也五行四氣十二月還相為本用事者為木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律陰陽各六也管候氣之管一月一管陽律陰呂其用事者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五味酸苦鹹辛甘六和者和之各有宜者春多酸秋多辛之屬是也十二食者十二月之食質本也以用事者為本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主五色青赤白黑黃并玄為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青夏赤之類主其時之三色而間雜成章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人於天地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有生最靈心之藏最聖而五

行之端端始也能用五行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聖人作

則作為則法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

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

舉天地為本則萬物苞在於其中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淑慝之情以四

時為柄故事可勸四時各有事故事可得而勸也以日星為紀故業

可別日以紀晝星以紀夜故事可得而分別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有度量以

成四時猶功業各有分理也藝猶理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功鬼神不相干各有守

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終則復始故事可脩復也禮義以為

器故事行有考考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治人情如

治田不使邪之害正猶去莠之害苗人知向道之方如知室之有奥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四靈爲獸之長其屬因四靈而至故飲食可由之而用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而魚鮪不淰驚散也式荏切鳳以爲畜而鳥不狘飛去也呼決切麟以爲畜而獸不獝驚走也呼決切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人情不失也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瘞謂祭祀之瘞繒謂若繒封太山之繒贈也宣謂播宣揚之也設制度禮器祝嘏辭說禮文故國有禮官有御治也職有序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故饗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禘祖廟所以本仁也旅山川所以儐鬼神也祭五祀

所以本事也（按五祀者户竈中霤門行也春户以木夏竈以火中霤以土秋門以金冬行以水各本其所用事之神而祀之也饗帝以下五者乃達下之義）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五更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瞽樂師也侑以辨樂侑四輔也以賓儀）皆在左右王中（句居其中也）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後五者君之自防以率下也）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孝慈之道爲遠近所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即上文制度之差等知天子以下以次降殺至庶人一祀或户或竈是也）故郊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禮之藏一日府）夫禮必本於太一（太一者元氣也）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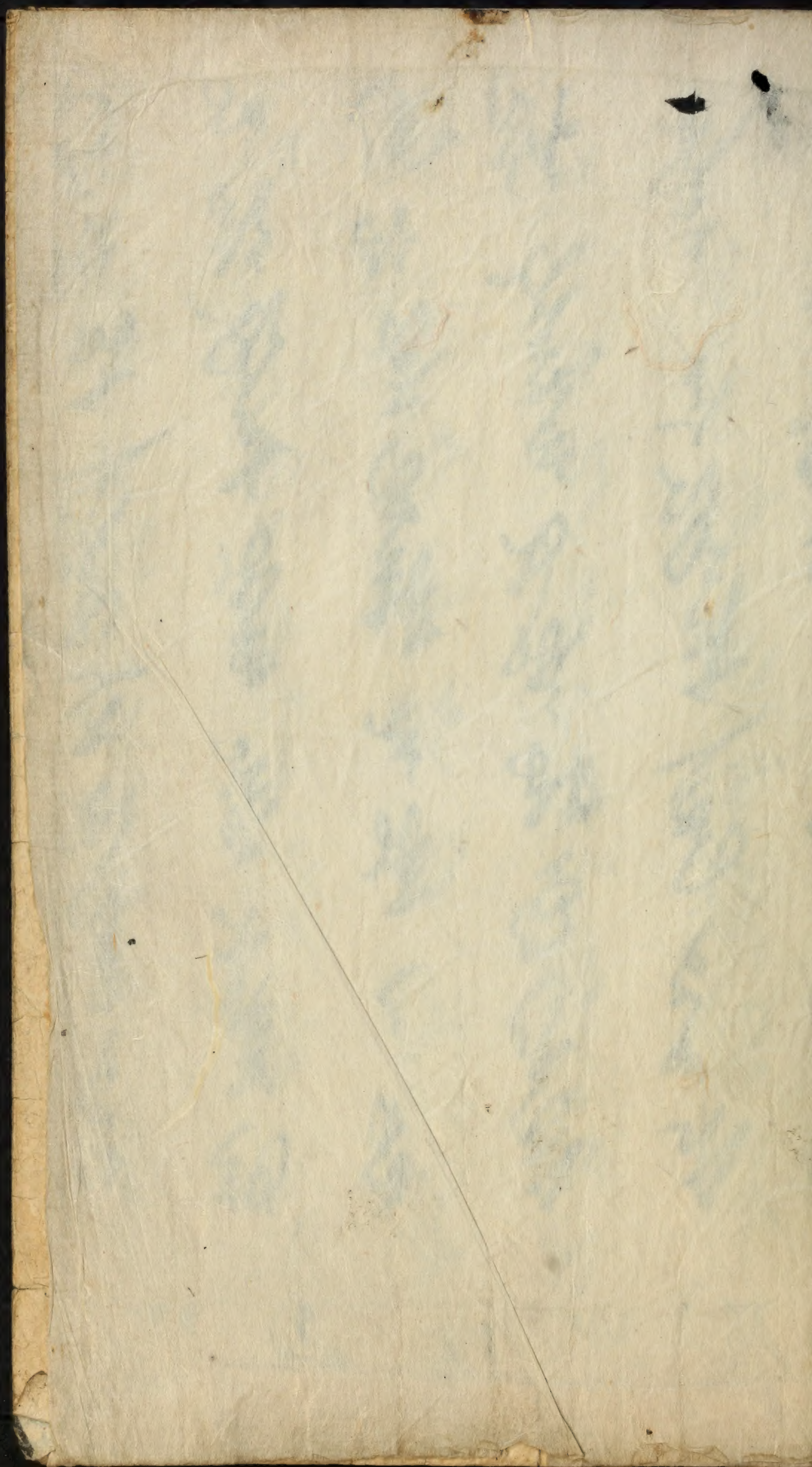
即上所爲命降於天地祖廟也其官於天也官謂職分也言禮之職分皆從天而至也協於分藝藝者理也藝上記有禮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十六字疏云即申前章本於天地以至功有藝之意良是其居於人也曰養王曰禮之於人身所以養成人也○按疏養作義而養下記有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二十七字而以冠昏以下八者爲禮以貨力以下四者爲義以終前章義脩禮藏之意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竇所以通達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破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之於人猶酒之有糵也糵牙米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耨除穢也]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焉義者藝[事理之宜]之分仁之節[心之則]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失之者喪仁者義之本也[全體也]順[百順也]之體[質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為禮而不本於義猶耕之而弗種為義而不講於學猶種而弗耨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不穫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

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滯積也委粉切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不間言有理也連而不相及言有序也動而不相害此順之至也明於順然後乃能守危高而不危以長守危夫禮之不同不豐不殺所以持情而合危也保合而不危也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用水漁入以時入澤梁以溉灌用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以時采銅鉄用木斧斤以時入山林飲

（食各隨四時之道者也）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必當年德（男女之年賢否之德）用民必順（說以使民）皆祈順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謂石中象形之類如圭璧璜玦之象）河出龍圖（龍似馬負圖出）鳳凰麒麟皆在郊棷（藪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及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家語卷之七





[illegible]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全[illegible]書

